



「冠宏有事就是甲班有事！」甲班班長說。
「冠宏是生輔組組長的事，不關甲班的事！」冠宏的媽媽 aka 生輔組組長說。
「挺甲班！對生輔組硬起來！」學生會說。
「有事」在動詞加名詞的直述之外，也因著「有……沒有……」的句型指向責任歸屬的問題，因著「是……就是……」的句型指向「誰是老大」的關係從屬問題。而在句型之外，主詞也承載兩個被忽略的修辭，借代以及擬人，場景中的台灣、日本、中國顯然絕對是以部分代替全體，絕對是將無生命的事物描述成人物，轉變它原來的性質。

「美惠有事就是女人有事！」婦女團體發言人說。
「美惠是美惠的事，不關女人的事！」美惠自己在不為人知的日記裡說。
「挺女人！對男人硬起來！」街頭上的女人們說。
除了翻譯及修辭之外，關於「有事」的各種問題中，最嚴重的還是在於雙方基於某事開啟討論，但在話題從開始到結束的過程中，談的並不是同一件事。這並不只是內容上的雞同鴨講，也姑且不論錢鍾書「自傳就是別傳」所指陳的自述表演，而是對於「什麼值得成為事件」的價值判斷從最開始就有分歧。謝氏阿女在描述與張樹敏的婚姻時，除了張家以養女、妾的名義買賣婦女的事例之外，用了三二八字（不含標點符號）批判被合法化的人身買賣；一樣是提及謝雪紅成為謝雪紅之前的歷程，黃師樵在不長的篇幅中，提及了她「生來腦筋不錯又嬌麗」，在當女工時與同工廠的委員張樹敏「發生愛情」，因此謝氏阿女先由生家贖回才成為張的妾，接著用二十六個字（不含標點符號）描述張樹敏金屋藏嬌的證據。
謝氏阿女認為買賣式婚姻很有事，黃師樵認為張樹敏花了千圓為謝氏阿女造了木床才很有事，兩種有事所反推出來的故事主角並不同，美惠的案例亦然，冠宏的案例亦然，台灣有事的案例亦然。歧見基於共識的不可能，共識基於共識的不可能，畢竟共識是共識的事不關共識的事。

照樣造句： ○○是○○的事不關○○的事

文、圖／張紋瑄

張紋瑄，喜歡文學後來在做當代藝術的仲港人。



今年二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不久，有了這樣的場景：
「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！」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說。
「台灣是中國的事，不關日本的事！」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。
「挺台！對中硬起來！」一些媒體社論說。
交錯剪接之後，這些應答出現如天啓、如公案、如吉田戰車《傳染》一般的效果。原本的句子只是單純的描述「假如台灣有異於平常的重大災害事件，就等於日本有異於平常的重大災害事件」，但因為翻譯之間的時間差被略去，以及「有事」一詞本身的模稜兩可，詞意如腫瘤般溢出於原本邊界。